

关于一篇语文教材的通信

编者按：马识途同志的报告文学《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》被选为高中语文教材之后，不少语文教师写信向他请教这篇文章的主题和写作方面的有关问题。现征得作者同意，将这篇通信公开发表，以饗读者。

×××老师：

来信收到，因事忙，没有及时回信，请原谅！

拙著《报告：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》，实在说不上是一篇范文，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，我实在感到汗颜。

你们询问的问题，我简答如下：

一、文章的主题问题。我较倾向于你们争论意见中的第三种意见，那就是：报告了四川人民抗洪救灾取得伟大胜利的喜讯，借以歌颂党，歌颂社会主义，歌颂人民军队，歌颂人民群众。同时也是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用事实来证明，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。在极其严峻的斗争中，愈发显出我们的共产党是一个好党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，我们的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，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。告诉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，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缺乏信任，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的人们：你们的所谓“三信危机”是毫无根据的。我们虽然还有困难，还有缺点和错误，然而我们是大有希望的。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社会主义制度，这样好的领导党，这样好的保卫者人民解放军，这样好的英雄人民。

二、文章的结构问题。你们所说的横式结构，我没有研究过。至于是否象有的老师说的采取时间顺序写抗洪救灾过程的纵式结构，会更有文学性，是否采取按不同对象平列描写的横式结构，便更能体现主题，我更没有研究过，连想也没有这么想过。我以为一篇文章要有鲜明的主题和富于文学性。一个作者在创作时，恐怕很难顾及采取横式或纵式结构问题，在创作激情的冲动下信笔写去，行云流水，顺理成章，直到他感觉尽兴而止。同时，我以为文章结构中往往横中有纵，纵中有横。比如我这篇文章，是采取横陈铺叙的写法，但在每一段横陈铺叙中不都叙述了许多英雄事迹产生的始末过程吗？当然，我这篇文章的文学色彩是不够强的，甚至不能算是报告文学，而是一篇长的新闻报道。我的原稿没有写上“报告文学”，这是编辑部加的。

三、文章的素材来源问题。这篇文章的素材的确来自许多渠道，主要来自深入采访。一方面我当时曾亲身从川西的成都到重庆，再到川东的万县，后来又从川东的万县，经过洪水滔天的川中回到川西，我当然看到和听到许多感人事迹。一方面我又参加了四川省的抗洪救灾先进代表表彰大会，在会中，我亲自拜访过许多英雄人物，听到他们在大会上的许多精采发

言，还看到许多内部的材料。我实在太兴奋了，使我坐立不安，非写他们不可。说作品文学色彩不够，便断定没有深入第一线采访，看来是缺乏根据的。

现在，我再回来回答你们提出的另外几个作文的问题。

一、作品的主题是怎么确定的？过程怎样？如何理解作品的主题？

我以为“主题是怎么确定的”这种提法是不很科学的。这牵涉到一个创作上的重要问题。到底是作者先确定了主题，然后去搜集素材，进行创作，用以表现主题呢？还是作者深入生活，积累大量素材，在认识生活和评价生活的基础上，进行创作，使主题从人物活动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呢？当然是后者，而不是前者。前者实际上是“主题先行论”，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，是不必多说的吧！当然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，作者主要的当然应该是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形象思维。同时也不可避免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，要进行逻辑思维，然后再进行形象思维。这也是从个别到一般，再到个别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。而且我想你们也早在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中读到，我就不再啰嗦了。

我想说的是，我在创作这篇《报告》的时候，并不是我有了一个什么先入为主的确定了的主题，比如说立意歌颂什么，然后到抗洪救灾前线去根据我要表现的这个主题搜集素材，进而冷静地进行分析，加以取舍，按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创作，于是终于表现出我先行确定的歌颂什么的主题。不，完全不是这个顺序。我进行创作的过程是这样的：大水灾发生了，我到了抗洪救灾的前线，那时我并没有立意要写一篇报告文学，也没有立意通过救灾活动来歌颂什么，而且也没有先入为主地确定了歌颂的主题。说实在的，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我歌颂的呢！但是我在抗洪救灾的实际生活中和抗洪救灾庆功大会上，的确见到和听到党的领导干部、解放军、特别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民群众，在这场斗争中舍生忘死、大公无私的英勇斗争事实，无穷无尽的事实，真是无穷无尽！我只记录了一小部分，已经使我感动得不得了。在这种严峻的生死搏斗中，闪射出多么灿烂夺目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辉呀！我深刻地，而且是形象地感到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伟大的人民，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多么好的党和军队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好的制度。我激动得寝食不安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我要用我的笔把他们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。于是我开始创作了。我根本没有想到用什么横式纵式结构。就在我的感情的升华状态中，文学的激流从我的笔尖冲到稿纸上去。第一稿写了两万多字，堆积了大量的素材，简直舍不得丢掉。后来感情逐渐平静下来，才进行思考和分析，从形象到抽象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，从个别到一般，才出现所谓思想深度。才对素材进行取舍和组合，才归纳出现在这样的几个段落来，终于显出了“还是社会主义好”、“还是共产党好”、“还是解放军好”这样的群众说出的主题来。

你们可以从我的创作过程中看出，我根本没有先行确定主题，而主题是从我的描述中流露出来的。在这篇《报告》中，我还明显通过群众的口头语说出了主题，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连主题也是不宜于表露出来的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发掘的好。

那么你们读文章，向学生分析文章，首先明确主题对不对呢，我想是对的，对于一个作品的评论家说来，和创作作品的过程是恰恰相反的。既要评论，就要诉之于理性，就要进行分析、研究。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往往是这篇作品到底想要告诉读者什么？它是怎样写的，于是就发掘其主题，研究其结构，分析其语言；如果是小说，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塑造典型人物，他是把人物置于什么样的典型环境中来塑造的。他使用了什么最能表现人物的情节和

闪光的感人细节的，他采取了一种什么特别的风格和特别的语言，如此等等。总之这个分析的过程是逆行的。

二、构思过程中材料的选取、组织安排问题，上次信中我已经说了，可以补充说一说的，在抗洪救灾斗争中，外界的许多感性材料，反映至我的头脑里来，使我形成一个概念：这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，这是一支共产主义的凯歌。这哪里和那些通过灰色的眼镜看到的世界一样呢？因此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和创作的冲动，我要通过这些事实来歌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。目的明确了，甚么材料是最典型的最能反映现实的，也就容易取舍了。材料选取了，还要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，决定段落次序，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，力求做到恰到好处地反映现实。还不只此，还要使用生动的语言，使我想说的能够准确地、鲜明地、生动地传递给读者。遣词用字的功夫是十分要紧的。文学作品说到底终归是语言的艺术。语言功夫不好，不可能从事创作，更不用说创作出别有风格的作品了。当然，还有如何开头，如何结尾，以及段落之间如何衔接得好的考虑。但是，所有这一切，必须在情绪昂扬，创作冲动之下进行。没有感情，没有冲动，只是象逻辑学家或修辞学家那么冷静地进行分析研究，是不行的，那只能写出一篇有严密逻辑性和修辞得当的论文，而不能写出一篇热情洋溢的文学作品来。激情，激情，没有激情，不要创作！

三、素材来源于我的生活体验，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，大多是直接的。只有直接地从生活中汲取素材，才能真实地描写，只有直接卷入到生活中去，有了切身体会，才有激情去描写。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。

最后，我还想说一句，我写的这一篇绝不是一篇成功的报告文学，甚至于不能叫做报告文学，之所以被选用，大概是由于我所报道的那些闪射着共产主义光辉的事实，有助于洗净某些被污染的灵魂吧！以文学创作的严格要求说来，缺点还不少，希望你们批评指正。

此致

敬礼

马识途

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